

George Whitefield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怀特菲尔德传

God's Anointed Servant in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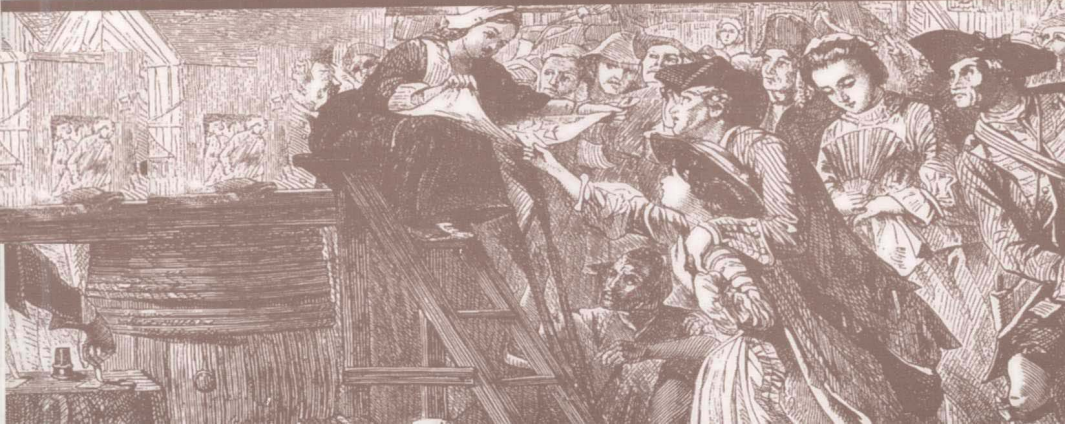
[美] 阿诺德·达里茂◎著

Arnold Dallimore

陈 凤◎译



华夏出版社



George Whitefield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怀特菲尔德传

God's Anointed Servant in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美〕阿诺德·达里茂◎著
Arnold Dallimore

陈 凤◎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特菲尔德传/ (美) 达里茂著; 陈凤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5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ISBN 978 - 7 - 5080 - 4765 - 2

I. 怀… II. ①达… ②陈… III. 怀特菲尔德—传记
IV. B979. 9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025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 - 2008 - 1807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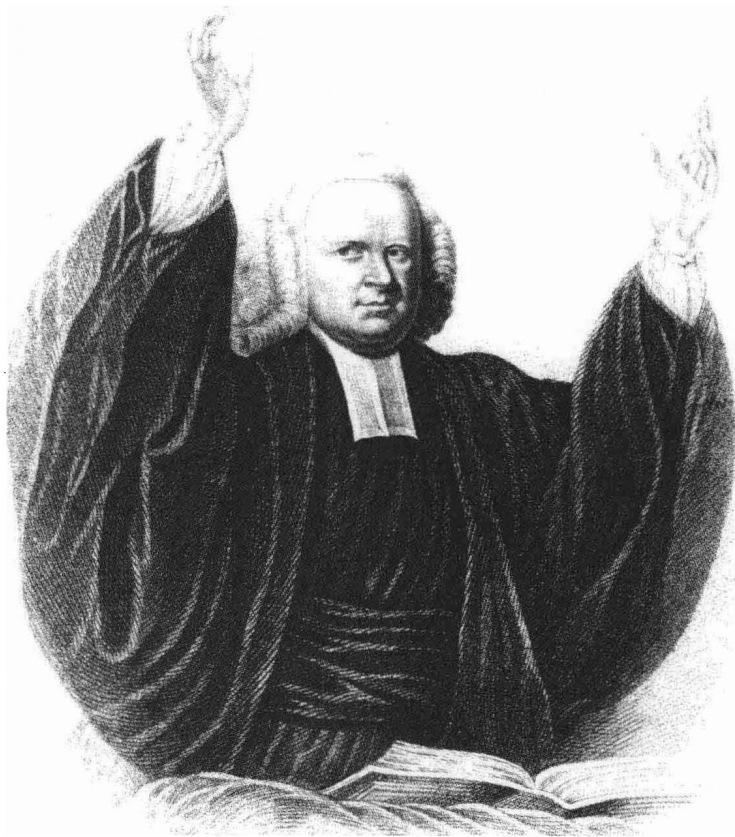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 × 1230 1/32 开本 9 印张 210 千字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乔治·怀特菲尔德肖像

总序

何光沪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世界的现代化的确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有密切联系,而比之早两百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一次的思想解放。一句话,不论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还是造成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英、法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人类思想的现代发展,全都同四百年前那一场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密切相联。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

那场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上述历史巨变的,正是那场改革中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新教各派的创立者和中兴者们的思想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宗教改革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

新教各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包括其思想渊源及解决思路。

但是，在我国几十年来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历史读物中，这方面的人物传记几乎是一个空白。这必然会对我国一般读者和历史学界的有关认识，造成某种盲点，不利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世界，也不利于我国历史学术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哲学界、文学艺术理论界以及宗教学界，已开始注意新教的历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但人物传记这一领域依然资料匮乏，这也许属于资料最为贫乏的领域。

有鉴于此，新教历史人物传记译丛的出版，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必将有助于填补空白，矫正盲点，有利于一般读者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有利于我国有关学术界收集资料，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推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文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拾起先贤的外衣

——策划人语

这本《怀特菲尔德传》终于摆在了读者面前！

2006年年底，继出版阿诺德·达里茂先生的《司布真传》之后，我们决定出版他的另一部著作《怀特菲尔德传》。然而，寻求版权的过程，却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从英国到美国，从2006年到2008年，在这艰难的过程中，我们终于按照严谨而诚实的方式取得了本书的最终授权。虽然译稿早已完成，然而我们甘心为了一个有效的授权等待，这也是我们一再推迟本书出版的原因。

提到怀特菲尔德，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名字一再被人遗忘；另一方面，真正研究历史的大家，却一再推崇他。19世纪的莱尔在《英国复兴领袖传》中把他列为复兴领袖之首，而20世纪的钟马田博士则称他是“自保罗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传记了。为什么要出版这么多传记呢？荀子说：“学莫近乎其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数年前拜访一位现已安息的前辈，他给我劝告之一就是：“要多读属灵伟人的传记。”

信仰伟人们的生平与事迹，带给我们的既有榜样的力量，也有警戒与教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榜样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有像他们一样燃烧不息的心灵，让我们都被“如

火挑旺起来”。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即将升天的先知以利亚对他的门徒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升天后，以利沙拾起以利亚掉下的衣服，用以拍打河水，水居然左右分开了，于是人们惊呼：“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也许，今天我们每读一本传记，就是拾起一件信仰先贤留下的外衣。

春节得闲，翻看《诺克斯传》，深为诺克斯的勇敢无畏所震撼。后来有一位弟兄提到读这本书的感受，他认为，约翰·诺克斯真正活出了《约书亚记》里的应许：“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为之一震，诺克斯的见证让这节圣经一下子变得鲜活。

不久前翻阅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精彩的体育传记《奔跑人生》，发现作者约翰·凯迪先生因为从小被利迪尔的榜样所激励，以至于深深洞悉了利迪尔的心灵。当《烈火战车》的剧组无法把握主人公利迪尔时，得到约翰·凯迪的点拨，顿时理解了利迪尔的精神精髓，以至于后来有人说：“我们在《烈火战车》中看到的利迪尔是约翰·凯迪心目中的利迪尔。”也就是说，利迪尔长眠了，然而，他的精神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一个效法他脚踪而行的人身上。

展望未来，我们还将寻找更多先贤留下的外衣，摆在眼前的下一件外衣是马太·亨利的，他的名字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我们将推出的一本《马太·亨利传》也是被公认为关于他的最权威的传记。

马太·亨利在清教徒运动的末期，总结了他对圣经的理解，而留下不朽的圣经注释著作。怀特菲尔德正是在卧病期间熟读了马太·亨利的注释而建立了自己的信仰根基，在18世纪的大复兴中大发热心。

比马太·亨利稍早的是巴克斯特，他是清教徒牧者的典范。

比巴克斯特更早的是英国的改教先贤。因此《巴克斯特传》、《英国改教先贤传》也许是我们接下去要寻找的另外两件古老的外衣。

先贤外衣虽老，惟愿当代心灵日新！

丛书策划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

保罗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2章

代序

两个复兴传统

今天福音派教会对“复兴”的定义是从19世纪传下来的，可称为“复兴主义”（revivalism），它有别于更早的“复兴”（revival）传统。“复兴主义”是华人教会比较熟悉的；而“复兴”的观念却是有待发掘的宝藏，是我们须寻求的“旧路”（seek the old paths）。

两种复兴的不同

复兴主义以芬尼与慕迪的讲道事工为代表。它的一个特点是：传道人走出教会建筑，向教会以外的人布道、传福音。当时的英美正处在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进程中；城市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劳工有待听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另一个特点是：讲道家用大众传播的方法向这些教会外的群众布道。那个时代不像今天，葛培理（Billy Graham）可利用电台、电视、人造卫星、互联网以及筹款信等手段开展事工；当时的讲员要靠自己的好嗓子，再加上一些对当时来说是新颖的布道技巧，特别是聚会结束之前，呼吁听众作实时的决志。

这就是复兴主义运动的第三个特点：决志祷告。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做法，都是从当时演变过来的：讲道人

在台上呼召，鼓励人回应，做出即时的归信行动；有的地方要决志者举起手帕摇一摇；有的请他们走到讲台做决志祷告；有的地方则请人填写和签署决志卡，如此等等。笔者不是反对在布道中进行呼召或者做决志，只是要指出，这些技巧是近代才出现的传统，它可能对很多人确立信仰有帮助，但并非不变的圣经真理。

第四个特点是：复兴主义在传播福音的过程中，比较忽略对教义的系统教导。相比之下，较早的复兴运动（清教徒运动）则是一场极力教导圣经真理的运动。

有学问的牧师把深奥的教义讲得简洁、清晰，令人容易明白，这是一回事。不做充分的准备（当然，有时候是缺乏条件，这是能理解的），把真理讲得简陋、片面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约翰·卫斯理，他虽然不算是清教徒，甚至在某些神学观点上与清教徒相左，但他自己是一位满有学问的牧师，他的长处，就是把系统的教义用简单的方法准确地传达给信徒。

而在 19 至 20 世纪复兴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恰恰是系统教义的传讲越来越被忽视。教会要么放弃一些宗教改革以来公认的教义（比如亚当的罪归算在全人类身上、人类都是罪人、完全被玷污），要么认为教义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广传福音。这样理解和定义“传福音”，乃是把福音缩化为一种“最低的共同点”（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福音的本义和内容不仅包括“耶稣爱你，你若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与福乐”这么一点点而已，我们所要向世人传讲和作见证的，还有神的圣洁与公义、人的败坏和神的愤怒、十字架救恩的功效、人切实地认罪悔改，按着神的心意彻底地更新自己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等等。这些不能只在人为着得到福乐而接受耶稣以后再告诉人，它们本身就是福音的

内容。

复兴主义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留意，就是决志者的流失率（超过 90%）非常高。笔者不是批评所有的布道会，不过确实有一些所谓大型的联合布道会，特别是那些不强调向人心传讲系统、全面、丰富教义的布道会，其历史意义可能更多在于超宗派的合作——包括天主教、主流基督新教、福音派、灵恩派等的合作——而多于真正的福音收割。

相对于复兴主义运动的传统，华人教会值得考虑向较早的复兴运动学习。这种类型的教会复兴比较全面，观点和做法比较成熟，决志者的流失率与后期的复兴主义运动差不多正好相反！

这种复兴运动模式的代表包括宗教改革运动本身，改教后期的英国清教徒运动和 18 世纪的“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代表人物包括威廉·波金斯、理查德·巴克斯特、约拿单·爱德华兹和乔治·怀特菲尔德等。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宗信仰的（巴克斯特和卫斯理除外），都相信人的完全堕落，唯独依赖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上帝借基督在十字架的死，完全成就了救恩，而不仅是让人可能得救；圣灵大能、主权地改变、重生人，借着上帝的道打动人心，使人扎心知罪，悔改信靠基督。他们对复兴的观念，值得今天的教会重新温习，发扬光大。

圣经里有没有复兴？有！以斯拉和尼希米所带领的就是复兴：他们重新发现了上帝的律法，诵读、教导以色列民；百姓听到上帝的话，就哭了。复兴是什么？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之后，百姓离开上帝，后来上帝赐下悔改之恩，再次与他的百姓立约，而百姓则向上帝悔改，再次与上帝立约。“复兴”就是约的更新，或重新立约（covenant renewal）。

复兴是什么？是上帝亲自按他主权的美意临到教会（sovereign presence），彰显他的大能，改变人心。这样，复兴就不是人能制造的，不是人能计划和准备的；人可以筹办“培灵奋兴大会”，但却无法制造复兴。教会可以做的，乃是传讲纯正的教义，呼吁百姓悔改，教导百姓敬拜、仰望和顺服主。清教徒的心愿，就是将圣经中纯正的道理——高举十字架、敬拜三位一体真神、呼吁人认罪悔改的真理——传播到英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与乡村。

敬虔与知识的结合

1570年的英国已经离开天主教的统治，是个信奉基督新教的^①国家。虽然法律规定教会的会友必须做礼拜，但是绝大部分信徒从未听过纯正的圣经道理。他们不知道认罪悔改和信靠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是得救唯一的道路。大部分的牧师（以前的神甫）不懂得如何作解经式的讲道（expository preaching）。清教徒的使命，就是到城市、乡村，有系统、有耐心地讲解新旧约圣经，阐释教义（doctrine），呼吁人悔改，并以圣经的真理医治人的灵魂（cure of souls）。

今天福音派教会的处境类似英国清教徒时代的光景吗？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信徒鲜有机会听到系统的教义教导，不懂如何系统地解经，而是有意无意地单单追求个人化的灵命经历，追求生活上的得福与成功；牧师所接受的训练与装备，不足以使他们进行系统的解经讲道和教义教导；信徒个人牧养方面，世俗心理学和市场学技巧大行其道；虽然不是全部，不少福音派的神学院已经离开了解经讲道的传统，全力推广“教会增长”观念，等等。

今天的福音派是否需要清教徒式的复兴或者说“宗教改革”呢？

16世纪70年代是开荒时期。理查德·格林涵在剑桥附近的小村干德雷顿（Dry Drayton）的牧养工作虽然非常出色，很多牧师们都来请教他，接受他的辅导，可是他自己的教会却很少人悔改——按照巴刻的说法，英国在1570年还没有回转归主呢（England in 1570 was not yet converted）！而70年后，1641至1660年间，巴克斯特在基德敏斯特的奉事就不一样了。这时的清教徒运动已到大丰收时期，巴氏的教会扩建了五次，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悔改、敬虔的信徒。清教徒运动在1710年结束。到了1730年，北美洲的爱德华滋（公理会）和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分别向会众传讲悔改。圣灵赐下悔改的心，复兴开始了。到了1740年和1741年，怀特菲尔德从英国到北美各殖民地讲道，悔改（复兴）就达到高潮。

当神所赐下的真正的复兴来到，教会里越来越多的信徒悔改的时候，有见识之士会问：这样的悔改，这样复兴的火该如何烧下去？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方法，不是组织，不是钱能买到、人能计划出来的事物，而是有素质的牧者的问题。他们知道，复兴若要持续下去，必须训练出整整一代既敬虔又有学问——包括圣经、神学、文史哲等各方面学问——的牧师（a godly ministry）。当今教会在这个方面的认识非常不足。早在1710年，威廉·田奈特就提出过一个警告：他的一篇讲道的题目是“*The Dangers of an Unconverted Ministry*”，意思是，没有真正归主得救的牧师对教会带来的危险。

为了延续复兴传统，神学教育必须更新（大觉醒时期，新成立了近50间神学院）。教会需要的是合乎圣经教导，笃信圣经，鼓励传讲悔改、十字架道理的神学教育。这样听众才

能听到圣经的解释、教义的教导，才能分辨怎样的属灵经验是蒙上帝悦纳的，以及怎样应付来自非信徒知识分子的攻击、批评、耻笑。爱德华滋就是这样的一位牧师，所以他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不错，圣经与教义的教导若没有与敬虔和悔改结合，必定带来冷酷、高傲和自义，教会必然没有生命。但是反过来，敬虔和复兴若没有对圣经的系统讲解和对教义的严谨教导为根基，必然是肤浅的敬虔和复兴，会容易被异端邪说所蚕食和引诱，走向偏差。圣灵同时赐下牧师和教师，就是为了这个原因。^①我们对两者都应注重，对两种偏差都应摒弃。笔者近年有机会拜访韩国的“合同神学研究院”（Hapdong Theological Seminary），从校舍大厅可以看到办公室内一副横额，上面写着“敬虔 知识”。这恰恰就是清教徒的理想，是跟进大觉醒复兴运动的路线。教会真正的成熟，也一定要有敬虔与知识的平衡与结合。

笔者认为，大觉醒运动的理想，有一方面值得补充：除了敬虔的牧师（a godly ministry）之外，21世纪的教会也需要训练出大批有知识又敬虔的平信徒（a godly and learned laity），以至于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本职工作中，在社会上作光、作盐、作见证。

撒母耳·林博士

^① 参见《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11-16节。

前言

我为我那本两卷的书《乔治·怀特菲尔德生平——18世纪大复兴时期伟大的传道人》（*George Whitefield: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Evangelist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Revival*）所得到的认可而非常感恩。尽管每卷都厚达600页，但却已经多次再版，而且广为传阅。来自不同国家的读者都为这两卷书所提供的信息和魅力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比如，普林斯顿和威斯敏斯德神学院的科利尼厄斯·范泰尔博士（Dr. Cornelius Van Til）在回顾第一卷书时说：

读这本书，你也许会忘记跟你的妻子（或丈夫）交谈；你也许会忘记去工作；但这本书值得你做出一些牺牲。

我为什么这么极端呢？像这样说话肯定是不正常的。确实如此。但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思想的确进入到了一种异常的状态之中。甚至在几个礼拜之后的今天，我仍然处于这种状态。

尽管这两卷书的销售量很大，但许多潜在的读者还没有意